



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

在斯特克侯爾姆，愛瑪，赫爾特曼，亞力山大，信爾特曼，亞力山大，霍比爾。

(完)

# 告少年

克魯泡特金著  
吳民譯

作教育的聽者；我同那作教育的說些什麼？我不要同那以教育的專為可厭的說話；我要對他說話的是那有熱心的，他專心要發覺那童子的知識，喚醒他腦中的入道大義。

有時見你不甚高興，因為你學生的古文裏有什麼長進，但是他的心卻是不想寫他讀古人的詩書，到那可憤的時候，他恨不得要刺殺那君長；他回到家裏，因為他失敗了一個教師，他的父母同他喊叫；又是什麼「尊尊」，又是什麼「長長」，昨天你還說起有人說你的學生全不成器，什麼這個滿腦子裏無非那做官的思想，什麼那侵吞了工人的薪水，你時常盼望這學生有些成就從此全成夢想了，我看再過兩年，你再經些磨折，你要說了：「那詩書誠然有趣，但他永遠是些空話；既無裨於人生日用的實事，又無所用他在那上司交際的時光……」倘若不是為此，你便更從那寬大處著想，教些人道的的大義，但是在現在這社會上不能直然攻擊那富貴的，若是得罪了他，不但那教育的位子不保，還怕有點別的亂子，因此你要打定主義辭了這不自由的職，同我們那有黨一同致力求那全社會的改革，求那自由平等相愛的大義。

總說：你們想必說說了！：「你說那科學是個嗜好，醫學是個假事，法律是不公道，工藝是為資本家營私致富之具……如此說來，作什麼事纔好呢？」

作什麼事？那聽作的要緊極了，光顧極了，待我去告訴你。你們是如何設想？可是「只要我自己可以享福就是了，一天可以由我作我，就作到死？」可還是入了那社會黨，同著他們去改革這腐敗的社會呢？這第二層是我們前面說過好多的原因了，這也就是那聰明人必有的定論一有這個定論，那「作什麼事」的問題便容易決了。

那自命為上等人都說：「民人不過一堆笨貨」，如果你要由這上等地方出來向那窮人羣裡去，你問題的解答就自然有了，你看，在英國，在法國，在德國，總而言之，不論在什麼地方，你總遇見那財主與那貧民，那班工人總是受苦，永遠逃不脫為富貴的奴隸。再說這社會上的事那不是窮人去作？受苦也是他，窮難也是他，在這困苦之中，難得他不要問問麼？這羣少年人「那裏去了？他用我們的錢教養他，在他讀書的時候，我們給他吃，我們給他穿，（這吃穿那不是工人作的？）我們替他洗臉也是為得他們，我們修學校造博物院也是為得他們，我們印刷這好書，我們連自己都看不上，也是為得他們。這班教育那裏去了！他說他教有那益於人道的學問，他們開口就是自由，他們不但不保護我們自由，並且還要欺騙他，那些文人名士，也時常說什麼民困，他何曾幫助我們一些！」

說到這里，你們心急起來，又要開了：「就是那羣少年，全要盡心竭力幫助這平民，究竟怎麼樣作去呢？」

你們講科學的：如果真懂了這社會主義與那革命的關係，你還有不出科學也是要改革的麼？應該如何令他們結合了那新理，你真有看見那歷史麼？總是頌揚那帝王的高貴，將他的功勳，這全不是要從新改過的麼？社會上那資本家營私的方法，不也要推翻的麼？以至那人類社會學與博物學應革新更新的也不少，諸如此類，不是可以作的嗎？」

麼！作去作去！用你的聰明在那好處，用力破那多少世紀的成見，再助那純的組織，最要緊的是教我們那真確的學識，去用我們的智勇再作給我們一個樣子看看，今我們曉得如何用那性命去勝得那真理！

你作醫生的，經了許多的閱歷，懂的那社會主義的要緊，你自然時時刻刻要說了「如雷人照現在的樣子活過去，他有滅亡的時候」，今天這九十九分的人全不能講衛生，正與那科學之理相反，我的醫術也無從治病，所以那致病的原因（貧富不均）是首先要去的——既然如此，來同我們說說那人生正當的生活，人人所應有人人所能有的。

你講工藝的，來直言告訴我們那是你那新發明的結果，使人曉得那將來應行的新法，說說那是那工藝最好的境界，那是那人力所能得的出產，總而言之，與其作那營私利人的奴隸，你來盡心竭力用你的才能幫那平民不好麼？

你們文人才子，如果知道你們實在的義務所在，你使用你那筆，幫助那革命，舞文章詩畫，開那愚民的知識，反對那壓制的強權，！鼓吹那少年的熱心，感動那婦女社會的憤激，描寫那入羣的強壯，！說說那正當的民生，總之，你們凡有學問凡有才能的人，你們要把他用在那些好處，但要知道你來不是幫那壞人，乃是幫那朋友，不是作那制人教人的人，乃是為的使人醒悟，如此勤勤懇懇作去，這就是大衆的一個正當的生涯。

## 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略

說

(續)

延陵譯

學 概

(未完)

(二)無政府主義歷史的發展

有社會而無政府的觀念，和欲實現這種觀念的傾向，是常常存在我們人類之中，對於保護私權之政府的觀念和傾向，相對而立，！有時這個佔上風，有時那個佔上風。因有前項的傾向，我們人類就有許多制度，！好比克爾制度，村落全體制度，和中世的工會制度，自由城市制度，用以抵抗征服者和少數特權者之侵犯。中世的宗教改革運動，也是能表現這個傾向的，而宗教改革初期的運動，和其中先覺之人，則尤其能表現他。自從老子以後，在文人的著作中，也有這個傾向露出，不過因為他從普通人的思想裏產出，沒有學說的氣味，所以學者的愛他，不如愛和他相對的一個傾向罷了。（就是集權的傾向。）

據德國亞爾德教授所說，在紀元前四百三十年的時候，希臘的大學問家亞里士多德已經說過，聰明之人，必不將他的自由，送給國家，而當蘇格拉底向他問話的時候，他又自稱不願做治人的人，也不願做被治的人，但這還不過是快樂派哲學家對於羣衆生活底意見，尚不能算是無政府主義的起源。

古代希臘最能代表無政府哲學的人，第一要算季諾，他生於紀元前三百四十二年，死於紀元前二百六十七年，曾經公然標出一個無政府的社會，和柏拉圖的有政府的烏托邦對待。他否認國家的萬能，和他干涉人民的權力，而以個人的德性為最高價值。他說，雖然人類因為有自保的本能，以致喜歡自私自利然而造化同時又給了我們別的一個本能，以與之調節，！這就是和羣的本能倘若人如能依他們的本能行事，他們自然會掃除界限，造一個大同世界。他們不須有警察，法庭，不消有廟宇和公同的崇拜，並不消有錢幣，！他們將自由贈送物品，以代替用貨換貨的交易。可惜季諾的著作一概遺失了，只有零

碎的話，被後人輾轉引述，傳到我耳裏。但是上文所引的幾句話說還和他的原意，不相差池，既然如此，就可見得他所代表的這種傾向，如何深深的植在我們人類天性之中了！

到了中世，亞爾巴地方，有個著名神父，叫做哥季羅拉莫尼大，在他所著的 *De Gothicis Repti Hacti* 之中，也對於國家，發表同樣的意見。而於第九世紀以後，在初期的宗教改革運動之中，在初期的胡谷派宗教改革家和亞那不拔鐵司派宗教改革家的宣講之中，也有同樣的理想，明白表出，——對於這種理想的道德方面，自然是更外行重。

還有拉拜來和費乃龍兩人，在他們所著的烏託邦書中，也抱着與此類似的理想。這種理想，我們又可存盧梭的著作之中遇見，又可在帝多敏替潘根威爽的旅行記所著的序文之中遇見，所以我們又可說，在十八世紀法國的百科全書派學者之中，這種理想，也是很流行的了。但是因為當時羅馬教堂嚴厲檢查的原故，這些理想，終歸不能發達。其後此種思想，又表現於法國革命之時。雖當時雅各賓黨人盡力奪權於政府手裏，然而從近來才出世的文書上，證明當時法國的人作了許多自動的工作。他們自己選舉裁判官，他們自己組織機關，供給軍糧，供給兵器，供大都市以糧食，又扶助失業的人，又建設各種慈善事業。他們竟想於國民議會之外，特別另設一部，以鈞通法蘭西全國三萬六千個市邑之消息。

關於無政府主義發出一點有系統的政治和經濟的理論來的，第一總要算魯德文所著的公道之討論，不過他並沒有稱他的思想，為無政府主義。他說法律並不是我們祖先的智慧之產物，乃是他們的熱情，膽怯，嫉妒，野心的產物。他們治病的藥，比他們所要治的病，更外凶惡。假使打消法律和法庭，從人民之中，選擇有道理的人

處理他們之間的衝突，那麼，世上方可以有公道。至於國家，他明白主張廢除。他說，沒有國家，社會也能好好存在，不過一城一市的人數須少，一城一市，皆須能完全自治罷了。論到財產，他說，每人對於有利於己的東西之權利，皆應當依公道而規定之，每物先當歸於需要最切的人。總括言之。他是抱共產主義者。但他却不能堅持自己的主張，故於政治的公道再版（一七六九年出版）之書中，已完全改削了他的共產的主張。

### 京師道報館意匠書及約章

道隱無名。組織報館。字之曰道者何。道者路也。由此至彼。由彼至他。四通八達。人所共由。誰能出不由戶。及其入也。行由捷徑。獨行僞自欺者耶。合作僞欺人者耶。大道至公無私，公則明。明則誠，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道與導同，導其所不道也。實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兩端用中，執古御今，知止不殆，行健不息，納民於軌，體物不遺，謂導之謂何，其謂導者同於道，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以道。無在無不在，有若無，實若虛，法自自然故，無差別此謂道，有差別此謂理。

- 上士語道
- 中士語理
- 下士語勢
- 下士聞道大笑之
- 約章錄次

名稱 京師道報館

主張 充實衛生經濟，改造爭民政治

(甲) 變革有區域有階級制度如：

祖國：：：：：家族

宗教：：：：：迷信

兵備：：：：：賦稅

私產：：：：：資本

(乙) 施行無區域無階級制如：

男女平等

連合自由

組織 發行人兼編輯一人編輯無定額報館其他事務設文書交際計會

出版 三課管理之  
來復日發行

☆ 革命中一段韻話 ☆

☆ 罪案 ☆

☆ 老梅 ☆

☆ 老梅 ☆

☆ 老梅 ☆

☆ 老梅 ☆

☆ 老梅 ☆

☆ 老梅 ☆

☆ 老梅 ☆

☆ 老梅 ☆

☆ 老梅 ☆

☆ 老梅 ☆

☆ 老梅 ☆

學 源

提起武器來，却想起一段韻話，在千軍萬馬中，忽夾寫一篇柔情文字，是中國小說家的慣技，我乃於無意中得了，可惜的是要寫的人物，現在世上，不便將真名姓露出，傷壞人家的體面，只好藏頭露尾，大概記出，悶着真怪，一天正在公事房中閒坐，籌思攻城計畫，忽有人來報，說：「有逃官家眷，暗攜軍器，隱藏某官僚家，逃官是旗人，其眷屬帶有家人某，曾密送軍械於某處，請捕來攻問便知。」我一聽旗人逃官，這裏邊很有文章，種族主義且放過，但這個「官」字，在革命黨手下是放才過去的。既有軍械，恐尚帶些贓財，——剖來的

地皮，都應取來「充公」，——「充公」二字甚好，克魯泡特金講的「敢用」，就是把大家做成的物品，拿出來大家用，和充公略同，但現在官府的充公，全是充私了。」立刻密派了幾個壯士，前去逮捕逃官家小，前來聽訊。「大有些官派，好笑！」壯士偕同報密人，奉命前去，不到半天，把所聞官眷全捉到了，我吩咐帶到衙門旁邊官廳內，待我親自去問，一面吩咐下去，一面點了那口寶劍在腰裡，大模大樣，到前而官廳內西房，進門瞧見一個年紀大的婦人，面無人色的坐在炕角，一個年輕婦女，雖面帶淒慘，衣裳襤褸，而體有丰姿，一聲如為教坊中人，最有趣是有兩個天真爛漫年七八歲的孩童，絲毫不知畏懼，手拿香火頭，燒紙片作小孔，隨着玩耍，向我嬉笑，而且很可愛，我心裡道：「這兩個孩子，總算有造化，若遇見講狹義種族主義的，怕早被殺了！，又愛他們大無畏的天真，比一切怕革命黨的官僚強的多，我開口問他們從那裏來，有個家人甚精明的樣子向我講了一個安，稟道：「我們從陝西過來，這是我太太，一指炕角婦人」這是我太太，（指着年輕婦人）這是我兩個少爺」我有他在那舖中不忘记主僕禮節情形，知道是內家，接問他們攜帶武器的話，他回道：「沒有攜帶甚麼，出潼關時，雖有幾根快槍，路過連城，因亂逃走，把那幾枝槍，全遺失了！」我道：「你要說實話，有軍器快些交出，若有隱藏，你一人吃罪不起呵！」他慌忙道：「夫人！委實沒有！」我看見他們的情形，知道是誤傳，但不好立刻發放，却對這位姨太太起了些好奇心，意思要從他身傍，得些特別消息，並問明他的來歷，試試我的眼光如何。別的野心，敢對大家講一句：「沒有！」形跡上未免有些可疑，然一念於三軍之行有桑中之喜的故事，自己決不肯失足步着同志恥笑！可笑，是當時老曹臉兒，按着劍，對那位姨太太道：「來！跟我到對面房屋中，我問你話！」那家人不惟不阻擋，且從櫃

五

著說：「你跟大人去好哪！不要怕！」我心裏笑道：「這小子好壞，他要用姨太太解圍，那知道我早不計算他們的事囉！」於是我領着這位姨太太，到對面房中，開口便問道：「你從前在北京甚麼班裏？」

「這姨太太不嫌瘡突，面上少微一紅，便道：『在桐花莊！』呵呀！桐花莊！這是庚戌臘月我在北京遊勾欄的發足地點，連那個特別容易記憶的電話號碼——南局四百八十四（拿南朝四百八十寺，射他）都存在心裏；況且我的攝政王——董素仙發祥於此，提起來那能不使人感慨呢？又問了他的名子，年紀，出院的年月，却不合奚落！人家一句道：『當了兩年開太太，也罷了！壞了！把這位先生說哭了，我連忙安慰道：『人生苦樂原無一定，何用傷心？你效心，我給你們安置個好地方，事定後好送你們回去，見你們主人！』他謝了我一謝，我且和他一揮手告別，甚麼話再真問他們了！」

(未完)

### 別歡曲和作

(一)

光

黑漆似的電子，活動的利害了，一個小小的車站，都被他們的勢力籠罩住，除了幾盞灰白色的電燈，放出些極淡弱微的微光，亦和他挑戰外，沒有別的，可以敵他得住了！這車站的左右，還傍着許多黑葉子樹，遠遠的看去，都在那兒左右前後，跳舞着！好像來安慰這些銷魂的旅客，有時還點頭彎腰，獻媚着，去迎接那些捷來的旅客，無情的風，刮人利害，都厭惡他了；但他却是先奔那些多情的黑葉樹的，所以黑葉兒的跳舞，正好似落到河裏的小孩子，淹得在水裏，手舞足蹈的可憐！他的點頭鞠躬，也正似薩米兒約翰生的父親臨出書店的那麼前仰後合的咳嗽，仔細的看去，却忍不住繼續我的樂了

### 社會哲學

(未完)

之

社會主義者對於厭世派的主張，大致承認其不同的就在相信事物不良的狀況，可能用他們的各種良藥去醫治他，可惜這藥劑太多了。而每一派都以為他自己的特殊藥劑，不僅是必然有效的療治，且以為是惟一無二的療治，他們的思想一經試驗，絕不能有些或一律發生所期的效果？這是一個疑問，然而社會最少在現今似乎沒有給他們任何一派有試驗的機會，但這話並不是反對他們，如果能給他們以種種忠誠的試驗，使科學社會者，得以觀察其結果，也是好的，社會主義者告訴我們：貧乏隨着財富的增進而增進，富愈富，貧者貧愈，一方面的人數已經減，他方面的人數又是一無所增，由此社會就越趨越壞，這種議論，正如思辨哲學告訴我們的一樣：以為身體和精神的組織越趨越壞，感覺痛苦的能力比感覺快樂的能力，增進越速，至於不良的社會狀況，仍是一樣的沒有變更！所以痛苦的元素常常戰勝快樂的元素，而世界也就越趨越壞。

這兩等人的種種立論，我都熟悉，我也承認這種立論的力量，雖然此外還有許多論議，大大減却他們歸於這種原因的效果，而事實上也決不至如那一面所說的那麼壞，但是我們仍要誠實的公認他是不好的了，我也幾乎可能同赫哲黎一致以為世間真沒有救藥，那麼我們就盼望些「仁愛的慧星」來臨，把全個的幻影掃滅淨盡還要好些，但我一方面既不相信有所謂任何已擬定了的社會萬應藥，會醫治那種罪惡，他方面我也不贊成那些厭世派，以為其沒有療治的方法，

我否認社會已經繼續設法去他療治自己的那種叫做「世界苦難」的



病。他還沒有達到那種自覺的情景，再由這種情景，去嚴重討論這個問題。他現在所處的情景真與一種動物對於他的真正狀況無異。有些野蠻族類比動物實在沒有較大的進步，文明族類現在醒覺到這些純粹的物質為心，他們對於社會的事情，都是在一種絕對昏頑固執的情景，人類所應有的，就是把他喚醒來，使他澈底了解他的狀況。如此他將來便會找出救濟他的苦難之方法，但是叫喚的事業，必不要只是數人的微弱之哀鳴而止，他必要達到完成人類的意識，如果這是繼續可以實現的，他必要用那在人類進步上產出一切別的步伐之同樣工具這工具就是科學。

## 革命與反抗

軍閥們

資本家

誰是人類的侵略者——

我們絕不讓伊們掠奪我們的權利，

但非！

起來革命！

起來反抗！

萬難奪回我們真正權利和自由呵！

(未完)

有麟

## 常識

(續)

青臣

### 表面張力現象

(三)取一根粗鐵絲，作成一個有柄的圓圈，另取一個鐵環繫，到

學 編

這鐵絲圈上，使環張開時，大約恰在圈的中央，乃將這圈浸到肥皂的溶液裏隨即取出，那麼，圈上就張有一層薄膜，今若拿一燒熱的鐵線，觸到這環中的薄膜上，那麼，環中的膜就破了，而環外的膜就因為張力，把他拉開成環形這也是由於液體表面有一種張力——就是表面張力——的緣故。

(四)取碎塊樟腦少許，撒到水面上，假若水面很清潔，那麼，樟腦就在水面上旋轉運動不止，這時如以手指輕輕觸到水面，那麼，樟腦連一就立刻停止。這是因為樟腦在水面上，慢慢地溶解，水的表面張力，因此就減少了，而碎樟腦塊，絕對不是極圓形的，一定有凹凸不齊的地方那麼，他的四圍的溶解速率，一定不得一樣，就是說他的凸處比較他的凹處溶解快，所以和樟腦凸處相接的水之表面張力先減少，就由這減少地方引樟腦運動，如此繼續溶解，就繼續着運動起了。若是用手指一觸水面，那就因為手指上總有少許油類，撒在水面上，使水的表面張力，可以減少到與樟腦溶液的表而張力為相等的程度，所以樟腦，就不能再運動如前了。

(五)取水銀少許傾於桌上，則水銀成了若干個球形，也有成扁平形，而水銀尚不沾濕桌面，換句話說，水銀的分子和桌面的分子相引之力，可以看作沒有，以上所說的水銀種種形狀，其所以然，就是水銀的表面張力大，常有自行收縮的能力，如果水銀很少，他就收縮圓形，因為圓的面積，就是立體中最小面積的緣故，要是水銀多一些，那麼，就有向下的重力，他的表面張力的力量，就不能再收縮成圓，只能並他的相當能力，成一種扁平狀態，若是於桌上抹些油，然後再與這抹油面上滴數點水，就看見水滴形狀，和水銀所成的形狀相同，其所以然，也是因油和水的各自表面張力比較他們互相混合的表面張力大的緣故。

(未完)

七

# 社會新道德問題之研究 (續)

舒羊食譯

## (一) 貧民租屋問題

據倫敦最近之報告，貧民之處於陋屋中者，約有五十餘萬，全國中共有三百餘萬，此等房屋，區區無比，其中聚集多人，空氣不敷呼吸，一入其室，穢氣薰蒸，刺鼻欲嘔，室中終歲不見日光，塵垢堆積，穢氣繁生，牆壁傾圮，岌岌可危，以此畜犬馬，猶非所宜，乃合千萬貧民，聚族而居，其能免於疾病夭折之禍耶，不惟妨害衛生已也。一室之中，數家合居，中構齋茨之觀，時有所聞，鼠牙雀角之爭，例不能免，其貽害地方，不可勝言。在英國某部北城，有人查得貧民數處，一室中居一男子，年約四十，及子女妻等五六人。又一室中居夫婦二人，女五人，自繼繼至念歲不等，子三人，年自十六至念二，顯此尚不為甚。有一室中，多至十七人者，念彼傭勞，終日勤苦，藉博升合之糧，歸來復不得一適當之居室，閱損無聊，則惟有向酒家估飲，作暫時之消遣，為之妻者，終日伏處，飲食烹調，縫紉洗滌，悉在斗室之中，於是勞瘁生厭，亦藉他事為排愁遣興之所，久之則夫婦相繼為姦，子女亦不免於效尤，終則牢獄濫無數罪囚，究其致此之故，則皆居室之不善，為之厲階也。

## (二) 貧民失業問題

英國土地，為少數人民所佔，有大多數人，皆無恆產，須各執一業，為附養之計，故常依賴工廠之主人，予以生活，幸得一業，則衣食、住、之需費，儘可無憂，一朝失業，則困乏隨之，且職業愈賤者，失業愈易，一歲之中，工作之時少，而賦閒之日多。例如船塢之夫役，須待船至，始有貨物上下，業愈繁者，須有人出資造屋，始得勤其手足，否則無所事事矣。社會間常有若干閒散之人，此失業問題之所

起也，且失業者，雖有職業之願望，而無業可為，每有跛跡長途，竟乏糊口之地，馴致費用之絕，形容枯槁，室中有饑寒啼飢之聲，終歲皆傷心失望之境，於是備嘗縱酒自戕而強者作奸犯科，是皆社會中之大不幸事，不可不念籌振興百業之計劃也。

(未完)

## 校 正

本刊昨日「別歌曲原唱」一文內，「那能不受他一個嘉果」。應為「那能不受他的激宕呢！車走了好久，他還是笑不住，瑞生給他為一個嘉果」。又「唯」譯為「噓」又「附覆函」文內，「未敢余心忘」誤為「未愈心忘」合併校正。

## 小 通 信

吳縣中國公學同志們：

你們從前所印的「告少年」，現在還有沒有？乞告！

自覺於北京礦業學院

真一：季廉幾時入復旦，你遷進商學院未？寄你的藥包與「學匯」，收到未？報告！

自覺

少白：

老人那邊康養已解，大汗這裡機會失掉，沃野千里，甚難動勇，囑囑他，同到點火望！速計！

你知者